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八

孫明復文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去耶若知其善而不能

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序可以謂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舉而不舉能去而不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

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於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事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哉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潰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嶷嶷羣羣孰君孰師與鳥

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于前帝堯奉之于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為一人之服以至于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

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徳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于舜臯陶謨何以繫之于唐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為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増五等之制者何顧聞其説曰善乎爾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

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乎裳示君之可加于臣也裳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瀆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渝于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手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無道也安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王為西伯位於諸侯之

上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于紂也又豈可背恵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旣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憾也

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徳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敘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與吕尚隂謀修徳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竒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隂謀修徳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竒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盖此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敘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録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説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于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

知其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乎虐焰沈冥乎商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熖滅羣

聖之典周道絶矣絶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攜一劒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内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羣臣汹汹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絶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于岩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

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也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

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羣聖之言欲愚四海也盖天奪之鑒以授于漢故生仲舒于孝武之世焉於時大教頹缺學者疏濶莫明大端仲舒臨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于心而筆之于書將以緝乾綱之絶紐闢三道之梗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説斯可謂

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盡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於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為教易耳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布於聞見探而索之駕以為說不其艱哉況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懼耶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

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
孟堅作仲舒之賛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亡以
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淵源
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
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勿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
其父言亦以為過且仲舒于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
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
不任刑之説雖伊呂又何加焉盖用與不用爾使孝武

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

曷有惑乎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

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

才弗克施既而退死于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

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于斷矣

辨揚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

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

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既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簒逆又懼来者蹈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

十一家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㦯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輩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于中孚震離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十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于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桓譚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于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漢宣帝不識帝王遠

畧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今昡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平為宰相而内以弘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羣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

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吾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究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貢捐之之謀退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邪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于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

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倖佞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倖佞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僻賈生文帝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啓之於前而公

孫卿之徒寖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為辨斯則辨矣然於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謫去久而復用訣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響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垣平得以肆其闊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穀道進亳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欒大公孫卿皆以

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啓之于前而公孫卿之徒寖之于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六長歎息之言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于是言也吾懼後世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摧躓而訣辭順旨妄言于天子前以啓怪亂之階也

罪平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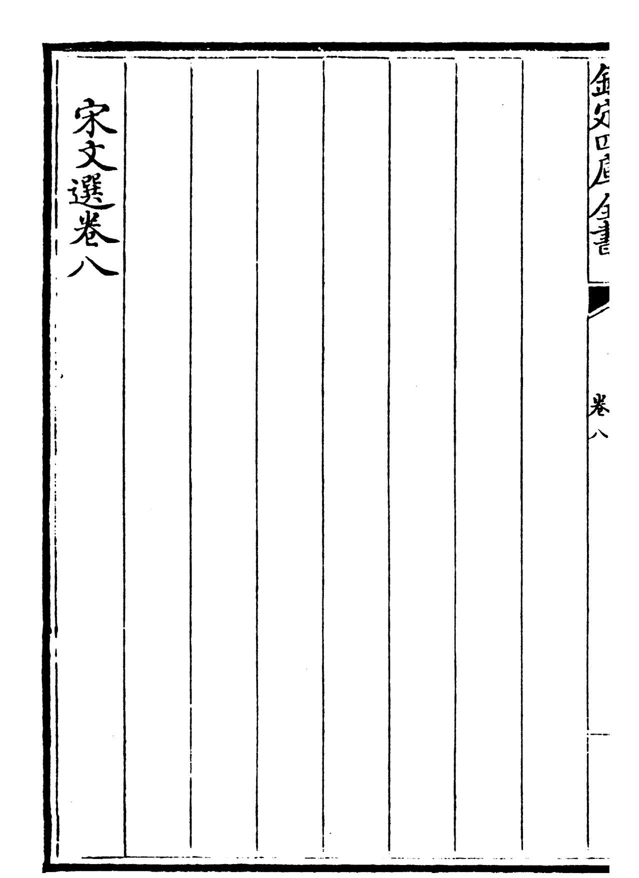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于千古而不可攀況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漢為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達聽斷在已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羣聖之道燼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武天啓其衷巍然獨出思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岩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羣賢之道迨秦而燼微孝武則終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嚮使平津能內竭乃誠外采羣議以啓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

而復矣嗟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禄固位自圖安樂為事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又稱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㫖此非持禄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説得以入焉

按平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竈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䈎䦨吐一言

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誠可惜也
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為堯舜予心愧恥若撻于
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宋文選卷八

宋文選卷九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歟非曠然不為也始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于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

聞堯遽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于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于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諸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堯而終傳之于禹此舜之無所為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髙視而稱于無為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髙

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于六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治者伏羲也黄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為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岳班瑞于羣后又曰東廵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廵狩至于南岳西廵狩至于西岳北廵狩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

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刪也孔子觀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安可反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

無為指下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舜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

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後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冐虞帝之無為者衆矣又世之險佞媮巧之臣或啓導之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説交亂乎其間敗于君德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説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為矣至綱頹紀壞上僭下偪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

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日萬幾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于人上乎斯何沈惑不開如是甚也昔秦始漢武始則惑于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于長生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乎報應因果之說終則溺于解脫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簡策具載可覆而驗也惟漢賴高祖除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厭絕玆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

嘗求無爲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亂之說厠于其間爲千古害故盡擴其所以然作無爲指庸爲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于判監天章執事今主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業傳之于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怠荒思得中正純亮之臣協

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亟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涖于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于富貴而孜孜于聖賢之教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根本禮樂之淵藪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于膠序而洽至治于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涖之者我知之矣執事將俾吾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是將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

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下濟吾民為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泣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須博求鴻儒碩老能盡知

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學官相左右之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聲病偶對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奥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獨立不狥世俗之士則孰克捨于彼而取于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沿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

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天子次言于執政以之為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于今之世矣復閑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孜孜布于執政之左右者非為諸已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道也執事以為如何若以復愚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忘言乎惟執

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龎鴻赫奕逾唐而跨漢者逺矣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治于聖世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壁水之制故命執事以涖之大哉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于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潢汚瀆之中望屬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

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亡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為注解俾吾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注解之說大行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版藏于太學頒于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

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違戾于注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以王韓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于數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于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于數子之說者亦甚衆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

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説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説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説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子之説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大學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注説而已復不佐遊于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執事病注説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

聞之矣今執事以内閣之榮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芟蕪夷亂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又豈減於漢魏之諸儒哉執事亟宜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斆其歸趣取諸卓識絶見大出王韓左轂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

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説行之已久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别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注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版置諸太學况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晦迹沈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以此

操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畧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此夫子所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

夾輔于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説亂吾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于李唐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説亂吾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人無君親矣民皆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于

聖祖家廟中搆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泂李緼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公聖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乎盡心于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种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来者紛紛鮮克有議于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搆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

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門牆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洎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于我我幸而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睎覬科第為事若明遠頽然獨出不汲汲于彼而孜孜于此者

幾何人哉然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至于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内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

言或則名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于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汚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于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

深其所得也既深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于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于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于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汚簡冊者乎至于終始仁義不叛不離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而至之哉若欲容易

而至則非吾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兖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吾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吾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聖人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

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敺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拔天下之民于異端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為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

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適拜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宏大教興復斯文為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于聖人門者無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于後兹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邑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于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

于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晞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惟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譽哉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毀之所以為毀也譽之所以為譽也

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于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于吾躬何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于吾躬何所毀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于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惟道

所在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名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宋文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雲

謄録監生臣陳炳

宋文選卷十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氣之所禀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

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于性性生于誠誠生于心心生于氣氣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氣養氣在于寧心寧心在于致誠養誠在于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為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

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于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

顔子且猶病之何也葢人之道莫大于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葢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顔子可

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于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于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

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于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

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齋明其心清明其徳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逺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于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于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

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博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

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于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説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絶迹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

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為單父宰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為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

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有好愛之容蠱其心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已不貳過

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顔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顔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顔子之謂也耳損于聲目損于色口損于言身損于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髙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

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歴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于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于身言身者莫先于性言性者莫先於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之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

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以為賊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于語子思孟軻之言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于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

歟噫以一聖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于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智愚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則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與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

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孟子所謂堯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強而行之孟子所謂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大小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強而為大至昏者不可強而為明非謂

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畎澮小大雖異而其趨于下同也性猶木也梗楠之與樗櫟長短雖異而其漸于上同也智而至于極上愚而至于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性命之理甚遠且

異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有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賢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碩德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辜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偷容而死非罪命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是以堯舜四門無凶人而比屋可封焉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于天下也降及文王興而棫樸之詩作則士不僥倖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

憾死而壽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稱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播惡而思高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夫有德者舉窮不德者舉達則貴賤之命行乎哉抑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惡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脫之夫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聖人不行也去周之遠不盡明情深于性分

出于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説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堯舜
之治堯舜以君子知命小民知分漢唐之治亦以君子
知命民不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
豈槩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于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
則侯奉上卿奉官士奉制没而後止夫然貴賤壽短未
始不悉以禮義上下也漢唐則不然其間陰陽之術熾
而運數之感興讖緯之説侵而報應之訛起其所謂命
者非曰性命也則命授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

也則曰冥有所符默有所主也故朝耕漢壠暮踰三國之魏晨籍唐版夕歸五代之梁此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授分定者豈不瞽惑乎哉然亦誰階之乎其階賞罰不當而德眚無歸民厭其勢而一歸于命悲夫

名實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順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已是名生于天下之好惡而成于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歟時之所惡果非也歟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

下故棄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棄世之所好而趨時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于好惡而好惡之情未嘗辯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衆惡之足畏也遠義則止何衆好之能順也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急乎為善故名雖高于其鄉而行不信于友立其朝而忠不盡于君是以不實之弊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于世則所惡而安闕故以名為事者身樂而意放此名出于人之所甚

欲而得之不辭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強好名則諱過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見也用強則過惟恐在已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忌才之士並處于世而更為強弱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則内輕而外重非自薄歟信已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歟如能潔其身則全其内行其志而不求于外天下歸之不為悅天下去之不為慽顧天下或違或從蓋無有已又奚

毀之可加而得喪之存懐也故士無守名之累者所以得其實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紛綸擾攘布處天下強者自其已強而樂其善弱者困于已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盡君子于斯其可以不察乎況欲為治則以得人為先用人則以名實為本然名實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實論中

一鄉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國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則可欺以名蓋聽有所不能至則巧言勝俗有所不能識則僞行尊道有所不能明則虚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尚有可辨僞行雖固不中義則尚或可察名不得其實而欲得其僞則雖靡歳月殫思慮有不能盡之者故名亂實而欲求其僞則先王于道未嘗存而不講于政未嘗存而不議也是亦無所茍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

下也不知自虛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無
求政荒而無問自知不審而志欲求問于人如販夫之
售貨耕人之待穫其役物而失性要時而喪已有待于
外也如此是可悲已古者明于自得而無所蔽故常反
身而觀其實其能可以居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
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勞
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維本末相應而天下之治畢舉
斯蓋名浮實則實不可以妄加多而不可以妄損故名

徹于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遺于窮邦陋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茍于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下無以應上之實名譽髙則其詭譎愈多行愈降則其養僞文飾愈甚進退不以誠相懐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則顛覆任輕則怨誹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患也奈何隨而用之則有喪而無得彼皆欲為其大則將執一二為之小則天下功

薄而不修業廢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昏
雖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見疑足以亂實也好高而不適
于用士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已能而務爲其所不至遂
亦喪其所而效不立此其弊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
則事舉而功倍才無餘而専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
名無實必至之勢也今工伎力役猶有所不奪也以伎
從利雖不售則不怨易業而相爲事惜其業之不專而
亡其勢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矢陶人不以治輪

與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所不習自名而欺世取
名也以力事人者雖不用終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于
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于御車者不善操舟習于
用陸者不習于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趨相反所
效不同也故名實不亂不如工伎力役然士之好名舉
欲兼天下之能盡天下之務意欲與聖人並遊于世而
爭相先後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實求勝而不求義傲侮
當世而無所憚尊隆自許而無所愧然而天下從之而

公論滅矣是以軒冕爵祿不及善士而無天下無勸矯僞澆浮之風起而不可禦其爲惑天下也有甚于此乎

名實論下

自古深患莫大于不智而輕與次之不智則天下用巧直道隱而至倫廢矣輕與則天下苟于妄合而幸于偶遇其俗浮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實惟至智則不以理惑兼衆人之所不能明盡衆人之所不能察觀所舉則知所志審所守則知所用天下至隱之情

無所施于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實之可誣然而智有所強而不能盡于物則其可取者益疏其可棄者益密是故偽起于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于俯仰之近而莫之辯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夸者託名以擅權辯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為患也如此事有不容于天下則大無過于盜國小無賊于盜貨然盜國之雄盜貨之強數旅之師可掩而獲匹夫有勇則擒而戮至于盜名之士則雖有萬乘

之尊百里之封土不敢與為君師不敢與友貴無驕而禮無敢亢悻悻然嘗恐天下以失上而議己也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蓋善為奇言異行以為高世獨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羣而天下俗向責其效則官學不足以成業從政不足以經世然公卿大夫無以窺其非而國人士民無以措其議名出于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亦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于禄則偽辭以養安

志于進則偽退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跡則天下稱之而不㝠彌久而彌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黨起安坐而觀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妥摧衆口之辯屈百家之知奚足以勝其衆破其偽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偽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美故上失于任下失于所望故自古亂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與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無實之譽其可

使獨推于世而居物之先哉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于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

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聖人之道于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于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其易之道于乾為至而乾之盛莫盛于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

之道豈不至于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于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雖至而無所見于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為當在于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

大也世蓋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乎神耳于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

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

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于是又取于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于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于天下之時也致用于天下者莫善于治

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于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于是而已也且以顔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于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

一則莫能以感其心也故孔子收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

精也猶之人身之于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王霸論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

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于此而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以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刼于曹沫之

及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謂仁義禮信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

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禄隱論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禄隠夫聖人之所言髙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棄于已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葢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

以處之非必出于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其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于道猶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

其宗于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于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恵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髙餓顯下禄隱而必其出于所髙則柳下恵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髙禄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于迹是以

大過于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于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同道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禄于弊時哉蓋于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取材論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于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于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

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于時高世之士或見排于俗故屬文者至

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豔可尚也于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于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朂其子弟師長朂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

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别類能宜少依漢之䇿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

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委任論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于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

則不疑其偽其意曰吾以其人長于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吾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已之心置于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成天下大

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于外戚豎宦之寵牽于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胥謗于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于高祖至于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于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于衆多之口此

其為脅于外戚竪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于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灾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于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于閹寺之手其餘則布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

恩結于其心是豈禽息烏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于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于燕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君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三不欺論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

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末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于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于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而驩兜猶或以類舉于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

夫不及于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于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産之政無以周

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勇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于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唯

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敢欺之哉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覩之猶泰山之于岡陵河海之于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于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

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

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于此一端而已乎爲在于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于是乎當

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揚孟論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

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説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

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者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

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
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
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
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
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
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説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荀卿論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于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政刑之紀上

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于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于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于楊朱墨翟而

幷非之是豈異于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徳于天下而揚教化于后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謬之説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為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杞柳之為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為也蓋孟子以為人之為

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為故以告子之言為禍仁義矣荀卿以為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顧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闢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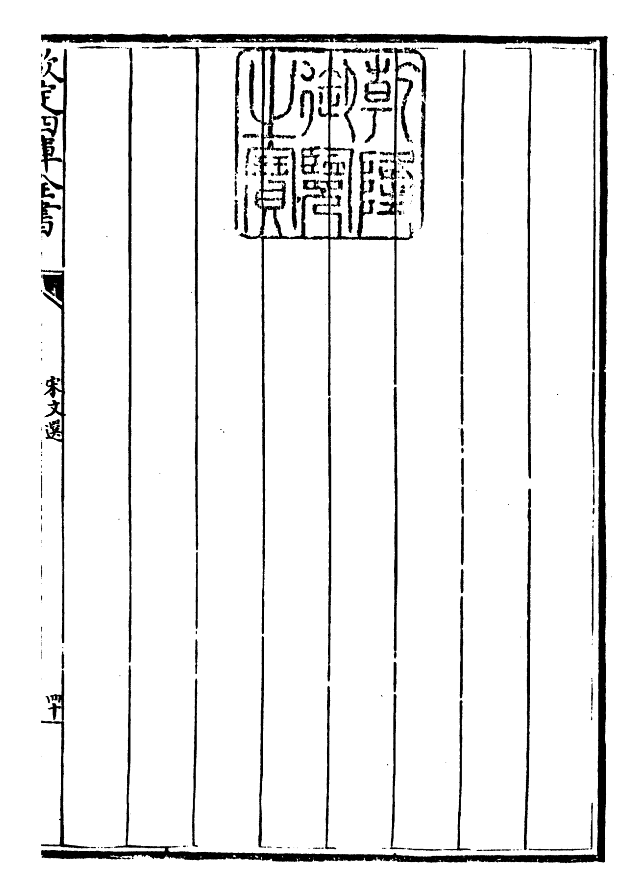
荀卿論下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

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顔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喻之今有人于此不能見太山于咫尺之内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于百步之外也葢不能見于近則不能

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為知已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泰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

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已愛已是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已愛已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揚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已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乾隆御覽之寶

宋文選卷十